

第三十七回 拒虎將酣戰術都統 失龍岩怒斬叻皇親

話說迷香公主看了松筠這個美貌，不覺心反軟了下來，遂笑彎秋月，羞暈含霞，喜孜孜的問道：「來將留下姓名來納命。」松筠聽他這個嬌聲，如癡如醉的笑答道：「你問我麼？我就是大經略的親弟，叫做二少爺。因為愛你標緻，特來捉你回去做個小老婆。你如果願意，就下馬納降，二少爺捨不得傷你。」

公主聽見，滿面含羞，暗想這個小孩子，人品很好，嘴頭子太壞，就喝道：「休得胡說，放馬過來。」松筠眼都笑細了，應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舉起大刀砍來。公主用方天戟一格，松筠在馬上晃了兩晃，馬過了門，松筠暗想道：「好個狠丫頭！」二人對了面，公主用戟分心刺來，松筠連忙招架，帶推帶撥，才讓過去。

一連三合，松筠滿身汗流，支持不住。要想敗回來，無如公主這枝戟，神出鬼沒，好似蛟龍出水，一點不讓。還是公主留情，不然早已挑落下馬，就將他在馬前，同他玩耍。松筠心裡著急，刀法都亂了，滿口亂罵，公主笑容可掬，也不嗔怒，也不放鬆，一枝戟裏定了他。又戰了幾合，松筠無法可施，口中不住叫道：「好狠丫頭，初次見面，就這等利害！」

松勇看了，恐怕有失，就在斜刺裡一口刀，一匹馬，直衝上前，喝聲「看刀！」公主把松筠逼來逼去，覺得好頑，並不捨得傷他。正頑得有趣，忽見一個人飛出來，說到就到，倒吃了一驚，忙撇了松筠，來戰松勇。拼了七八十回合，氣力不如，粉面上微微透出汗來，就虛刺一戟，撥馬回營。松勇不捨，追上來道：「向那裡走？」不妨公主一金彈迎面打來，松勇眼快，用刀一格，卻好打在刀口上，叮噹一聲，火光亂濺，將刀口打缺了一塊。

松勇拜服道：「好女孩子，有這種本事！」不敢窮追，勒住馬，著兵丁拾起金丸一看，有圓眼大小，上面鑿就五字，是「瑤珍寶珠氏」，暗想必是他的芳名了。跑馬進營，將金丸獻與元帥，寶珠暗想稱奇，難道他的名字，也叫寶珠？這就奇極了，從此心裡格外愛慕。回到水寨，把金丸送與紫雲看過，寶珠就將公主人品贊了又贊。紫雲笑道：「你倒心喜他，何不擒他回來，做個姨太太？」

寶珠也笑道：「我倒很有這個意思，怕你生氣呢。」紫雲笑道：「你不必慮，我是大度包容，不吃醋的。」綠雲冷笑道：「你不吃醋嗎？記得那天紅玉——」才說了半句，被紫雲瞅了一眼，啞了一口，就不敢往下再說，三人又笑說了一會安寢。

次日，公主又來討戰，寶珠忙到前軍，點將迎敵。左軍參將毛金龍，上前討令，取了鋼叉，出馬戰了十餘合，被公主一戟刺死，眾軍敗回。前鋒大將劉靜唐不服，搖刀出馬，公主接戰，鬥了八十回合，公主詐敗，劉靜唐追趕，公主一彈打來，正中靜唐左眼，墜下馬來，眾兵捨命救回。惱了飛虎將木都統，大聲叫道：「看我來捉這個淫賤！」飛馬挺槍出陣。

兩人殺在一處，槍來戟架，戟去槍迎，一場好戰，兩邊人都看呆了，也辨不出兵器人馬，但見一個銀滾子，一個花蚌蝶，飛來滾去，足足拚了一百六十合，並無勝負。公主見贏不得木都統，撥馬就走，納庵大叫道：「好大膽潑賤，你不過想用暗器傷人，人怕你，我不怕你！」緊緊趕上前去。果然不錯，一金彈打來，木都統老走沙場，聽得弓弦響，身子一偏，早已讓過。不防第二個接連又到，連忙躲閃，在耳邊擦過，心內一驚，也就撥馬回陣。

公主又追回來，納庵取了一支箭，等公主來近了，將襠勁微鬆一鬆，掉回身子，放了一箭。公主俊眼快極，順手一掉，一技箭已在手中，隨手取弓搭上弦，回射過來，納庵也躲過了。二人對面，又戰幾十合。公主猛力一戟刺來，納庵棄槍於地，雙手勾住戟桿，兩人用力一奪，都撞下馬來。公主步下，就不如納庵，腳步虛浮，身子有些前仰後合，心裡著急，使勁一拗，將戟桿折斷，各執半截，相對廝打。邱廉恐女兒有失，忙領眾將上前接應，這邊官兵也是一擁而上，混戰一場，都有傷損，各回本營。公主進城，想道：「困守孤城，有何益處？龍岩州又被官兵得去，未免受他牽制。」

正在躊躇，卻好苗玉點了五員大將，是弟兄五人，名為曾家五虎，領了十萬大兵，前來助戰。公主大喜，同邱廉、花殿齊商量，就帶曾家五虎，挑選五萬兵馬，親自來奪龍岩。守將提督軍門馬華，告急到大營來。寶珠聞報，大驚道：「龍岩是個要地，倘有疏虞，如何是好？」忙到省城，來會墨卿商量。墨卿手足無措，寶珠傳鼓聚將，問：「那個敢去救援？」都統叻信阿走上前道：「末將願往，並將這個賤人擒來，見元帥報功。」

原來叻信阿是神機營都統，世襲侯爵，又是皇家懿親，頗有幾分勇力，膽壯心粗，是個志大言大的人。寶珠沉吟一會，道：「龍岩州是個重地，我軍門戶，如有疏失，不但難破泉州，我軍亦復受困。皇親當此重任，須要小心。」叻信阿道：「元帥過慮，末將自有良謀。」寶珠道：「皇親不可輕視，我著提督趙瑾同你前去。趙瑾頗為精明，臨事謹慎，可以助你。」

就喚上趙瑾，叮囑一番道：「只要守住龍岩，你二公功勞不小。」叻信阿道：「元帥儘管放心，諒此小小城池，有何難守！倘守不住龍岩，末將情甘認罪。」寶珠點點頭。二人才出大帳，寶珠又叫回來，再三囑托，吩咐多帶偏將，挑選三萬精兵。二人答應，領了兵將，星夜飛奔而去。寶珠暗想：苗營常添人馬，我們人馬雖多，傷損的亦復不少，但是人多便於調遣，格外熱鬧威風，豈不有趣？就點兩員副將，傳諭督撫，調兵催糧。

再說公主領著曾家五虎到龍岩州，馬華不敢出頭，城門緊閉，公主把城圍了。第二日，叻信阿等救兵已到，公主傳撤圍，放他們進城，自己退十里安營。叻信阿疑惑賊兵見有救援唬退了，心中大喜，即要領兵入城。趙瑾道：「我等不如紮兵城外，與城內聲勢相倚，效前日元帥救汀州之法，庶不致受賊人之困。」叻信阿笑道：「你聽元帥那些孩子氣，你不看見賊兵見了我軍，倒嚇退了，而且我等是來守城的，進可以戰，退可以守，紮在城外，還是顧不到城中。我自方有方略，汝勿多言。」趙瑾道：「倘賊兵將城圍了，我等如何施展？」

叻信阿道：「元帥著我等來守城，不是叫我們來打仗，守得住就罷了。」趙瑾道：「被困久了，城中無糧，如何是好？元帥將這大任托皇親來，臨行再三囑咐，必要守住龍岩，方不負元帥之托。」叻信阿大怒道：「我是主將，凡事有我作主，你怎麼在此亂言，妄自尊大？」趙瑾道：「皇親差矣，彼此都是報國，替元帥幹事，說什麼誰賓誰主？皇親既要進城，可分兵一半與我，駐紮城外，還可稍備不虞。」

叻信阿不肯，趙瑾苦求，才肯分三千人，由他自便。趙瑾還求他添兵，他頭也不回，竟自去進城了。趙瑾無奈，只得相了地勢，紮下營寨。公主見大隊入城，留了二三千人馬在城外，心中大喜，就到沙場討戰。叻信阿是性急的人，趕出城外迎戰。

合，公主詐敗而去，吶信阿追了五里。次日，吶信阿要戰，公主又敗五里。第三日，吶信阿領兵衝營，公主緊守，一連攻打三日，公主只是不出。苗兵故作慌張，抵死守禦。

吶信阿見攻不破賊營，傳令三更劫寨。趙瑾聞知，忙來諫勸，馬華也在旁道不可輕率，吶信阿總不肯聽。到二更後，將自己帶來兵馬盡領出城，悄悄往賊營而來。是夜星月微明，金風拂面，吶信阿到賊營，拔開鹿角，發一聲喊，殺進營去，卻是一座空營。情知中計，忙令退軍，只聽得四面炮聲響，人聲鼎沸，直裹上來，吶信阿左衝右突，殺不出營，戰了一個更次，敵兵愈殺愈多，官兵越殺越少。正在心慌，回頭一望，忽見城中火起，不覺吃一大驚，無心亂戰，也顧不得手下的兵將，就奮力衝出重圍，不敢進城，落荒而走。

原來公主知道吶信阿性急，幾天要戰不得，必來劫營，預先準備，又將一支兵伏在城邊，等他兵出，就去搶城。點了曾仁、曾義去敵住趙瑾，不得讓他救應。趙瑾兵丁甚少，如何敢來相助？只得倒退回營，還虧這支兵扼住中路，擋定賊兵，不然連寶珠大營也要搖動。趙瑾心內甚急，想這幾千人，怎擋得住賊人大隊，惟有支持一刻是一刻，不如到元帥處告急，請令添兵再為定奪，吩咐手下飛馬去報。

且說寶珠自吶信阿去後，終不放心，著人前去探聽，所有龍岩一切情形，昨已得報。今早正在籌畫，要點將去替吶信阿，忽見兩路探馬，飛報龍岩州失陷。接連趙瑾的報單又到，說龍岩已失，戰死馬華，吶皇親全軍覆沒。寶珠接到這個緊報，雙頓金蓮，秋波火出，心中大怒，立刻傳令松筠、本納庵、兀裡木、耶律木齊，領一萬兵馬，二十員偏將，替回趙瑾。四將趕忙前去，趙瑾連夜回營，到寶珠面前請罪。

寶珠怒道：「本帥知你精細，所以托你去助他，你怎麼全無計較，聽他胡為？今日失去龍岩，你有何面目來見我？」趙瑾匍匐在地，哭訴一番，就將吶信阿定要進城、兩下爭執的話，細說一遍，又道：「當晚劫營，馬提督同小將也曾苦諫，無如都不肯從。小將兵馬又少，敵不住賊兵，如其分得兵多，也還可以救應。小將捨命支持中路，不然連元帥大船也不免驚恐。」寶珠哼了一聲，喝退趙瑾。

如今說吶信阿當夜衝出賊營，到天明招集殘兵，已不足一半，垂頭喪氣，也回大營，自縛到寶珠船上請死。寶珠傳令升帳，護衛森嚴，吶信阿膝行而進。寶珠粉面通紅，眉梢微豎，拍案喝道：「你今日還來見我麼？臨行之時，本帥如何叮囑，誰知全不解事！你不聽趙瑾忠言，妄自尊大，如今喪師失地，有何理說？」吶信阿跪在下面，默默無言。寶珠吩咐推出斬訖報來。

眾將上前跪求，異口同聲道，「吶信阿當斬，求元帥念他是皇親國戚，法外施仁。」寶珠冷笑道：「罪有攸屬，王法無親，本帥帳前，容不得這班無能之輩！」傳令速斬，眾將無言而退。左右刀斧手，擁吶信阿出來，吶信阿大叫道：「元帥在上，末將家有八旬老母，無人奉養，求元帥格外開恩。」寶珠道：「國法俱在，何敢以私廢公！你家既有老母，待本帥班師，奏明皇上，每月照你俸祿，替你養母。你不必多言，好好去罷。」吶信阿大哭。刀斧手推上船頭，一聲炮響，頭已落地。左右獻上首級，寶珠吩咐，各營傳示，一概凜然。

寶珠傳令，自己親奪龍岩。點了五萬精兵，帶領二十四名都統，以及護從虎衛軍。松筠、松勇領十員大將，三千人馬，為前部先鋒。叮嚀墨卿，堅守營寨。寫了諭單，教松筠等四將，奪定中路，以防苗兵救應。又取令箭一支，喚司徒洪、李若水、劉信、黃標聽令，四將應聲上前。寶珠吩咐道：「漳平當我西南之衝，不得不先取。四位將軍，領三千精兵，出營十里駐紮，今夜四更造飯，五更起兵，天明直抵漳平城下，限午前破城。倘有違誤差池，提頭來見我！」四人面面相覷，又不敢有違，只得接了令箭。

四人出轅門點兵，在十里外安營，大家商議，無法可施。到了二更後，只見西南方火光沖天，炮聲動地，四人大驚，連忙著人探聽。少刻回來，說在漳平，也不知是添兵，也不知是出隊，但見聲勢浩大，不敢向前。四人詫異，司徒洪道：「元帥今日尚未起兵，待我趕進營，請令定奪。」隨即上馬，帶了三五十兵卒，飛馬回營。夜巡問了來歷，放進大營，司徒洪直奔元帥大船，見號燈如晝，更鼓頻催。

司徒洪見了巡捕，引見中軍，說明來意，中軍道：「那邊夜巡已來稟過，元帥已經安寢。」司徒洪道：「此乃緊急軍情，相煩通報。」中軍道：「元帥已睡，誰敢去碰這個釘子同腦袋作對呢？」司徒洪說之再三，中軍都不肯報。司徒洪道，「你大人既如此小心，待小將自去傳鼓。」拿捶要敲。中軍大怒，擊手奪過來說道：「你多大官兒，在此胡鬧！擅闖轅門，該當何罪？你是差出去的人員，你干你的事罷了，敢在這裡放肆？這是什麼地方？快替我趕出去！」

司徒洪一場沒趣，只得上馬，趕回自己營中，告訴眾人，眾人無奈，直到四更，漳平火炮才息，四人結束起隊，到了城下，天已大明，只見城門緊閉，動靜全無，司徒洪等傳令攻城。忽然三聲大炮，鼓角齊鳴，城上刀槍一齊豎起，城門大開，城上嘸嘸鶯聲道：「四位將軍，來得何遲也？」

四人抬頭一看，只見帥纛之下，元帥大笑，四人都嚇呆了，忙進城下馬，上城相見。寶珠道：「從來兵行詭道，兩軍陣前，豈無細作探我軍情？本帥故意傳令急迫者，正所以安其心也。邱廉的女兒善能用兵，知我來奪漳平，自然分兵救應，倘救兵一到，則無及矣。本帥昨晚領一千鐵騎出營，先到漳平，出其不備，連夜奪城，正以攻其無備了。」

說猶未了，忽見探馬來報說：「邱廉親領大隊，來救漳平，路上遇見了敗兵，知城已失，又回去了。」寶珠大笑道：「諸位將軍，以本帥為何如？」眾人拜伏在地道：「元帥神機，雖鬼神莫測也。」寶珠道：「亦賴諸將用命耳。我點四位將軍來，原為守城之計，非命汝等攻城也，如今城池已得，四位將軍用心防守，功亦非輕，本帥即在龍岩去也。」四將送過元帥，屯兵城中。寶珠領一千飛虎軍，趕上大隊，浩浩蕩蕩，殺奔龍岩州來。不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